

周口银龙水务有限公司:

多措并举确保市民春节用水无忧

□记者 侯国防

本报讯 为确保市民春节期间安全用水,连日来,周口银龙水务有限公司采取多项举措,完善应急预案,扎实做好安全供水保障工作,力保春节期间市民用水无忧。

自2月5日开始,周口银龙水务有限公司组成检查组深入水厂生产一线、工程施工地、水质监测中心、调度指挥中心及办公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,从细节入手,以潜在隐患为突破点,全面、系统排除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,逐项仔细对水泵机组运营、液氯投加量达标、原水

水质状况、水质检测频次、管网维修及生产、维修必须物资储备情况进行逐项检测检修,确保各个环节和细节完好无损。

“春节期间能否安全供水是对周口银龙水务的一次大考,全市群众能否欢乐祥和度过春节是对供水工作的检验。”该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倡议,春节期间各部门负责人必须靠前指挥,深入一线,领头做、带头干;值班、带班人员必须昼夜坚守岗位,不脱岗、不漏岗,保持通讯设备24小时畅通,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立即报告,做到发现问题快速解决。②7

淮阳区刘振屯派出所为民服务解民忧

1月30日,一名市民来到淮阳区刘振屯派出所报警称其在银行取出的3万元人民币在路上丢失。接到报警后,刘振屯派出所高度重视,立即调取监控,组织2名民警走访排查可疑人员10余人,迅速找回遗失钱款并归还失主。为表示感谢,2月6日,失主贾某向刘振屯派出所赠送“为民服务、办案神速”锦旗一面。

记者 田青叶 摄



(接上期)

拧开水龙头,把衣服放进洗手池,才知道什么叫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,真是凉得透骨,我被烫着似地一阵猛洗,慢慢地,双手竟然感觉不到凉了。回小屋把衣服挂起来,地上放上小盆小桶接水滴,叮叮咚咚的滴水声中,这才感到十个手指头跳着疼,像挨个被小猫咬了一口。

我用生硬的手记笔记,满纸的黑字变幻成满田的拾棉工,我知道他们还在杨老板地里忙活,可是一颗心总是无法安宁。刚离开一晚,我就开始想念他们,我把自个儿当成了拾棉工,他们把我当成了姐妹。

这时窗外的风怪叫几声,听上去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。我跪在床上将窗子推开一条缝儿,见风把天空吹成了浅灰色,天显得低了很多。一棵柳树不停地甩着头,看上去有些疯狂。一股冷风扫过窗面,撒下一把细小的砂粒,窗玻璃一阵细微地响。我赶紧关上窗子,心想,风是雨的头,还是雪的头,看来真要变天了。

手机嘟嘟响,一看有几条短信。买社长在短信里说:阿慧你在哪儿?后天有雨雪,道路难走,你要早做打算。后面还有一条,是一周内的天气预报。我心里升腾起一股热浪。

看来是真的有雨雪了,如果被阻隔在这儿,一是进不了棉花,二是耽误了时间。我马上拨通了唐大的电话,让他联系那位老乡叔叔,我

要在下雪前赶到他住处。唐大说,已经联系好,就等我去了,明天哪里见?我想,我是从五家渠来的,还回到五家渠吧,那里离昌吉市比较近,唐大也好找到我。就定下五家渠劳动宾馆见,电话联系,随打随接。

放下唐大电话,我又给小张科长回报了行程,她回答得依然很干脆,说,明天下午来六场接我。

坐在床前,一时间疲劳散尽,睡意全无。一想到还没给老板娘月清嫂、“指甲姐”她们道别,就赶紧拨通张立老板的电话,正巧他在附近办事,说一会儿来场部接上我。

坐上张立老板的半截头车,见外面的风停了,路边的树木站得很端正。姐妹们还在棉田里苦干,我一边朝她们走,一边像来时一样高喊:“老乡们,我来了!”

闻兔尖着嗓子说:“姐姐你可回来了,我还以为你走了哩。”

我说:“我是打算明天走,这会儿来给大家伙儿道个别。”我话音刚落,旁边莫多多头一垂,蹲在了棉棵里。

我上前摸摸她的头,说:“再坚持几天就回家了,你妈妈等着戴你的金耳环呢。”

她站起来,眼睛湿湿地点点头,我解下脖子上的红丝巾,给她包头上,这孩子靠着我睡了几夜,梦里当过她两次妈妈,我从心底里疼惜她。就说:“回到家给我打电话,我带你去吃羊肉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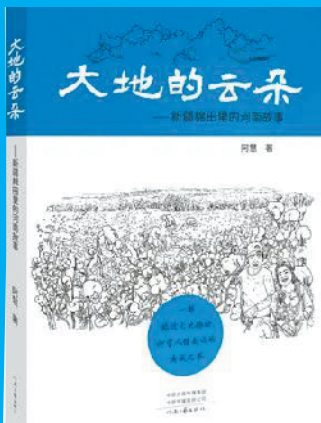
她笑了一声,猝不及防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地打了一个鼻涕泡。

“指甲姐”说:“老乡你这就回家啊!不跟俺一块儿走啊!”

我说:“我不回家,再去一个地方找咱周口老乡。”

“玫瑰女”说:“姐你一走,俺心里还怪舍不得哩,你一走就不热闹了。”

我说:“说实话我也舍不得你们,咱在老家几十年都没见过面,没想到在新疆大棉田里成了姐妹,还有一个锅里要勺子好几天。姐妹们,回家后咱们多联系,我还要上你们家串门呢!”

“憨女子”争着说:“上俺家!我跟你做小鸡烙馍吃。俺家养了一群柴鸡子,你不吃它也会瘟死。”见大家都看她,就一拍手说:“瘟死了还不胜吃了哩,俺说的对吧?”

我赞赏地说:“对对!咱柳枝儿说得对!”

几个人开始哈哈笑,说这憨女子,三句话就露出了憨样子。

张老板还在地头等我,我就催促大家说:“兄弟姐妹们,咱们合个影吧,我好拿着照片挨家去吃饭。”

一群人应着来到地头,他们纷纷整理衣服和笑容,一个个在我的镜头里微笑。天是灰的,远处的草木是黄的,棉朵是白的,拾棉工的笑脸葵花般的灿烂。我连拍了几张,然后跑到队伍里,跟姐妹勾肩搭背,请张老板又拍了几张。

这时头顶几声鸟叫,一群人都往天上找,没找见,鸟叫声在远处又响了。邓大

哥说这是大雁,这里快下雪了,大雁就连夜飞往南方了。

我坐上半截头车,见老乡们已经四散开去,那几个离棉垄远的姐妹几乎是小跑了,密集的棉棵不断绕拌她们的腿,精瘦的身子踉踉跄跄。她们要加紧干活了,要赶在雪来之前,连夜把雪一样的棉花捡回去。我心疼着,不舍着,遗憾着,姐妹们连分别的话都没有顾上跟我说,我事先准备好的滚烫地心情也没顾得上表达。照相时已经耽误了他们一阵子,地里的白棉朵大咧着嘴儿,已在前头多等了他们一阵子,可是雪在天上等不了,它要急火火地扑下来,要和地上的棉花比比谁更白。张老板说,他们今天会干到很晚。

老板娘月清嫂早在大门口等我了,她说:“咋走这么急?我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呢。”

我就忍不住笑,说:“明年还来听你讲。”

掏出几本书送给她,一本是我自己的散文集《羊来羊去》,两本《读者文摘》杂志。月清嫂把手在身上擦了擦,双手接住了,欢喜得脸通红。她说,今年冬天住楼上她就有正经事干了,这几本书足够她念了。

我走进小土屋,取出枕头下的那双绣花鞋,把它规整地摆放在“绣花女”的被子。心里说:谢谢哦鲜灵妹子,我哪有资格拥有这么一双金贵的鞋子呢。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